

文選卷第四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書上

李少卿答蘇武書一首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一首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一首

孔文舉論盛孝章書一首

未叔元爲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答蘇武書一首

李少卿

子卿足下

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

及羣臣庶士相與言殿下閣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左氏傳僖

公二十三年狐突對晉惠公曰策名委質貳乃榮問休暢辟也策名謂君簡書臣之名清時謂昭帝之時

幸甚幸甚小雅曰非分而得謂之幸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桓子新論雍

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所能令悲者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蕭條則心

傷矣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懃懃有

踰骨肉陵雖不敏孝經曰參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

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家語孔子曰舜

類王肅曰異類韋韞古豆切毳川芮切幘以禦風雨羶肉酪漿四方夷狄也

即自從初降一
段便似子卿從
未悉其降北後
事者其為得託
何疑

以充飢渴

說文曰鞬臂衣也漢書董君綠幘傳鞬注曰鞬形如射鞬以縛左右手以於事便也韞幘氈帳

也烏孫公主歌曰肉爲食酪爲漿

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冰邊土慘

裂

說文曰慘毒也廣雅曰裂分也

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

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

杜摯笳賦序曰笳者季伯

陽入西戎所作也傳立笳賦序曰吹葉爲聲說文作葭毛詩曰駟駟牧馬

吟嘯成羣邊聲四起

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

別後益復無聊

賈逵國語注曰聊賴也

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

辜並爲鯨鯢

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名以喻

不義之人

身負國恩爲世所悲

背恩不報爲負恩也鄭子

歸受榮我畱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

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先君謂其

父當戶也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

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思生陵不難刺七亦切

心以自明亡粉切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王逸注離騷曰已矣

絕望之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孟子

曰馮婦善搏虎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

來相勸勉異方之樂音支令人悲增怊怛耳爾雅曰怊憂也方言曰怛

痛也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七忽也未盡所懷

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先帝謂武帝也出征絕域

五將失道陵獨遇戰漢書武紀曰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泉公孫放西河騎都尉李陵

將步卒五千出居延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略之集表云臣以天漢二年到塞外尋被詔書責臣不進臣輒引師前到浚稽山五將失道詳此亦不云其名而裏萬里之師出

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

漢書蕭何曰語天漢其稱甚美臣瓚按流俗語曰天漢其言常以漢

配天此美名也

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

馬

說文曰羈馬絡頭也

然猶斬將奪

居展切

旗追奔逐北

史記曰斬將奪旗之士臣

瓚按拔取曰奪商君書曰戰勝

滅跡掃塵斬其梟帥

張晏

逐北服虔漢書注曰師敗曰北

漢書

注曰驍勇也

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

呂氏春秋管仲謂齊侯曰平原廣域車不

若六博之梟

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使三軍之

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成父

陵也不才希當大任

呂氏春秋

淳于髡曰臣不肖

意謂此時功難堪矣

說文作戡戡勝也

此堪是地名今傳

不足以當大任

更練精兵強踰十萬

俗匈奴既敗舉國興師

劉兆穀梁注

更練精兵強踰十萬

用匈奴既敗舉國興師

曰舉盡也

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

而去切

步馬之勢

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

初良切

痛決命

爭首

漢書曰陵與單于連戰士卒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

死傷積野餘不

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

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

火故切徒

空也言空首奮擊死復甲冑

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

爲陵飲血

血卽淚也燕丹子曰太子唏血飲淚

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

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

賊臣謂管敢也李陵傳云軍候管敢謂軍旅候被校尉答之五

十乃亡入匈奴于時匈奴與陵戰至塞恐漢有伏兵欲引

還敢曰漢無伏兵匈奴因大進新兵陵戰蘭于山漢軍敗

弓矢並盡陵

於是遂降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

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

免

史記曰高祖自將繫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祕計始得免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

如雲又曰其從如雨何

況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

休公羊注曰僅纔也

云云

謂漢朝執事之人也

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

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

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

主耳

李陵前與蘇子卿書云陵前為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驅醜虜馘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

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

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

德也

琴操曰重耳將自殺子日申生虛死子復隨之

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

亡貝切

不死三敗之辱卒

子律切

復勾踐之讎報魯國之羞

史記

曰吳王發精卒擊越敗之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勾踐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吳王赦越勾踐自會稽七年撫循其士民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吳師敗乃請成於越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師敗吳王遂自殺又曰曹沫者魯人以勇力事魯莊公爲魯將與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桓公與莊公旣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厭境區區之心切慕此耳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

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

漢書曰公孫敖捕得生口

言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於是陵家母弟安子皆伏誅

此陵所以仰天椎

直追切

心而

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

乎昔蕭樊囚繫韓彭蒞醢

史記曰相國蕭何爲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棄地願令

民得入田收藁爲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請吾苑遂下廷尉械繫之又曰高祖病有人惡樊噲黨呂

氏卽曰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卽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詣長安又曰陳豨反韓信在長安欲應之事覺呂后使武士縛信斬於長安鍾室又曰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處蜀道著青衣行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越泣曰願處故昌邑后許諾既至白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蜀自遺患不如誅之令其舍人告越反遂夷三族黥布傳鼂薛公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說文曰菹肉醬也

錯受戮周魏見辜

鼂錯已見西征賦漢書曰周勃爲丞相十餘月上乃免丞相就國歲餘每河東

尉守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自衛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又曰竇嬰景帝時吳楚反拜嬰爲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爲魏其侯坐罵夫灌丞相田蚡不敬遂論嬰棄市其餘佐命

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士之才抱將相之具而

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

二子之遐舉誰不爲之痛心哉

左氏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賈誼已見鵬鳥

賦漢書曰周亞夫諫上不用因謝病免相亞夫子爲父買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召詣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乎亞夫曰所買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侵之益怒遂入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二子謂范蠡曹沫也言諸侯陵先將軍功才能者被囚戮不如二子之能雪恥報功也

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嘆者也何謂不薄哉

先將軍謂李廣也貴

臣謂衛青也漢書曰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爲前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處乃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東道迴遠廣辭曰臣結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大將軍不聽廣意色溫怒引兵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因問失道狀欲上書報天子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廣謂其麾下曰結髮與匈奴大小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令廣部行迴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復對刀室之吏遂引刀自剄音義鄭德曰以刀割
且足下昔以單軍之使適萬乘之虜遭

到爲剄始鼎切

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

巨依切

死朔北之野

漢書

曰漢遣蘇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方

欲使送武會匈奴緱王長水虞常反匈奴中常以告武副

使張勝勝許以貨物與常一人夜亡告之緱王等死虞常

生得匈奴使衛律治其事張勝以告武武曰事如此必及

我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身雖生何面目以歸

漢引佩刀以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武氣絕半日復息乃

徙武北海無人處丁年奉使皓首而歸

丁年謂丁壯之年也漢書曰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

以強壯出及老母終堂生妻去帷

還鬢髮並白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

陽陵子卿婦年少聞以更嫁

尚猶嘉子之節況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

薦受千乘之賞

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

其以白茅以爲社論語曰道千乘之聞子之歸賜不過二

國漢書曰兵車千乘諸侯之大者

受茅土不立社

數租入爲節不

受茅土不立社

受茅土不立社

此言當享茅土之薦故是後人語也況漢法非軍功不侯始自公孫夷之恩澤博望裂土事由道軍茅土千乘云云殊乖事實燕王上書亦以楊敞無勞為搜粟都尉相提言之可知武雖守節無緣得侯自唐以來承用多誤若夫定陵之侯乃出亂政不容相難也

百萬位不過典屬國

漢書元始六年武至京師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無

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

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

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

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

言陵無功以報

漢為孤恩漢戮陵母為負德論語曰德不孤必有鄰

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

陵誠能安

言陵忠誠能安於死事

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

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

之吏弄其文墨邪

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又願足功臣曰蕭何徒持文墨顯居臣上

願足

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高里人絕路殊生

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

人

故人謂任立政大將軍霍光上官桀等

勉事聖君足下肩子無恙

漢書曰武在何

奴時胡婦生子名通國楚辭曰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

勿以爲念努力自愛

日聖人自愛

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報任少卿書一首

司馬子長

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乃與書

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遷死後其書補出史記曰任安榮陽人爲衛將軍後爲益州刺史

太史公牛馬走

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已爲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自謙之辭也

司馬

遷再拜言少卿足下

如淳曰少卿任安字也

曩者辱賜書教以順於

接物推賢進士爲務

禮記曰儒有推賢而進

意氣懃懃懇懇

之貌也。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蘇林

曰：而猶如也。禮記曰：不從流俗。鄭玄曰：流俗，失俗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

風矣。

側聞，謙辭也。列子曰：吾側聞之。禮記曰：與長者坐，必異席。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

而見尤。

言舉動必爲人所尤過也。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

鬱悒，不通也。楚辭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誰爲猶爲誰，言已假欲

爲善，當爲誰爲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呂氏春秋

曰：伯牙鼓琴，意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若太山。俄而

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

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

以爲世無賞音者。戰國策曰：晉陽之孫，豫讓事知伯，知伯寵之。反趙襄子殺

知伯，豫讓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

吾其報智氏矣。

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

隋隋侯珠

以下言推賢進士非已責

也和和氏璧也由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黥耳

許由也夷伯夷也

書辭宜答應答但有事故不獲答

會東從上來又迫賤

事

服虔曰從武帝還孟康曰卑賤之事若煩務也如淳曰

賤事家之

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

文穎曰卒卒促遽之意也問隙也

得竭至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

如淳曰平居時不肯

報其書今安有不測之罪任獄故

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

不可爲諱

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善

是僕終已不得舒

憤懣以曉左右

廣雅曰懣悶也楚辭

則長逝者魂魄私恨

無窮

謂任安恨

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僕聞

之脩身者智之符也

符信

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

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

勇士當於此而果決之

立名者行之極也凡

能立志者行

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

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

所可憐者惟欲之與利為禍之

極也所可痛者唯傷心之事而可為悲也

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

醜穢也先

謂祖也詬音垢應劭曰詬恥也說文詬或作詢火追切禮記儒行曰妄常以儒相詬病左氏傳宋元公曰余不忍其

詬尋此二書其訓頗同

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

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

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

官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商好德如好色於是恥之去衛過曹此言孔子適陳未詳

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

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化秦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五羖大夫荆

之鄙人也繆公知其賢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又趙